

国际金融体系变化对俄罗斯、中国、美国和欧洲的影响

纽约卡内基公司
金融服务志愿者团

圣彼得堡，俄罗斯
2019年6月30日 - 7月2日

金融服务志愿者团（DKOFU）组织的最后一次国际研讨会由纽约卡内基公司资助，于2019年6月30日至7月2日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举行。在研讨会期间，来自俄罗斯、中国、美国和欧洲的25位主要专家讨论了与国际金融体系状况有关的主题，包括金融和经济问题对发达经济体和经济转型国家的外交政策、金融和经济互动的影响，以及有与使用新金融科技相关的风险和机会。

自2000年代初以来，DKOFU和卡内基一直定期举行联合研讨会。其基本思想是成功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大多数棘手问题，需要多边协调有影响力的国家的行动。这些复杂问题几乎不与各个部门的能力对称，因此需要专家和政治家的广泛合作和真诚互动。

全球金融体系正处于许多最复杂的国际问题和最有希望的合作机会的中心。因此，今年讨论的主要目的是了解国际金融体系的近期变化和新趋势如何影响并将影响俄罗斯、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以及确定解决金融部门集体问题的共同利益领域。

临时意见

鉴于这些目标，研讨会的主要研究人员向与会者作了初步评论。首先，他们对纽约卡内基公司组织了一些此类专题讨论会表示感谢。他们指出，我们正在经历世界范围内的巨大变化。就规模而言，这一时期类似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恢复或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的崩溃，然而，从因果关系的角度更难以理解。气候变化，全球化迅速变化的本质，通信和金融技术的创新，商业和经济中大量数据的使用反映了难以克服的问题，如果这些问题成为现实，将使这一历史时期具有高度爆炸性。新的全球挑战，例如国家崩溃，欧盟面临巨大压力以及新的和极端主义思想的传播，证实了我们生活在世界历史转折点的想法。

从国际经济的角度来看，俄罗斯和中国正试图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或者与寻找新的增长和活力来源相关的困难。在世界银行看来，俄罗斯曾短暂获得高收入国家的地位，但后来由于西方制裁、全球能源危机和俄罗斯经济改革的国内障碍而丧失，从而能够出口高附加值的商品和服务。

¹该报告由查尔斯·布拉赫尼编写。该项目的首席研究人员是哈里·哈尔丁和J. 安德鲁·斯皮德列尔。哈里·哈尔丁是弗兰克·巴滕领导与公共管理学院的大学教授和公共行政教授，弗吉尼亚大学米勒公共政策中心的高级研究员，玉山项目的研究员和台北市政治国立大学社会科学系的自由教授。J. 安德鲁·斯皮德列尔是DKOFU的总裁及领导人。专题讨论会的参与者名单在附录中。

DKOFU是一个非营利组织，其使命是帮助在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建立可靠的金融部门并支持健康的市场经济。

另一方面，尽管经济放缓，中国仍保持着更稳定的增长，并已成为收入高于中等水平的国家。然而，中国不可能取得最终突破并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部分原因是美国保护主义的抬头，而且还因为供应领域的结构性改革和企业债务负担过重。就美国和欧洲而言，它们正遭受着高收入的“跑步机”，因此其经济必须保持足够高的增长率，以维持其目前在全球的经济地位。他们的处境使人口变化复杂化 — 典型的富裕国家或低效的社会政策负担 — 以及不断增长的公共债务。

这些经济变化引发了民粹主义和对全球化的不满。一方面，许多中等收入国家面临着“期望过高的革命”，其中人口需要持续的高经济增长。另一方面，高收入国家面临着“预期下降的革命”。这些国家的一些中产阶级受到反移民情绪的影响，抗议他们认为忽视其利益的传统精英阶层。在过去的 30 年里，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的增长远低于上层阶级。年轻人失业和就业前景恶化加剧了这种担忧。

在世界各地，经济相互依存需要合作和加强的观念正在迅速失去吸引力。在当今世界经济形势下，相互依赖似乎产生的竞争多于合作；由此产生的紧张关系尤其导致中美关系最初破裂。越来越多的制裁和其他胁迫手段在外交政策中被认为是当前地缘政治局势恶化和破裂的关键因素，也可能促使各国走向新的军备竞赛。

会议 I - 俄罗斯、中国、美国和欧洲之间的当前关系

在考虑这些关键大国之间目前的关系时，一些与会者指出，当今安全关系的主要刺激因素是经济：寻找新的市场来销售商品或削弱其他市场的能力。地缘战略竞争似乎正在转变为地缘经济竞争。北极地区是未来竞争的一个例子。中国把它看作是基础设施和贸易路线的空间，俄罗斯被它的资源和贸易路线所吸引，美国的宏伟计划似乎仅限于该地区的垄断和封锁。未来的竞争将非常激烈。

俄美关系

美国和俄罗斯的利益在许多领域重合。核稳定，网络安全协作规则，不干涉区域冲突，能源安全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更紧迫的问题包括乌克兰和克里米亚、叙利亚和委内瑞拉、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和对选举的干预。美国目前对俄罗斯的主要政治感觉是负面的。特朗普政府最初提出了一系列举措，但由于国内政治压力，民主党和共和党都放弃了。

中美关系

技术盗版，对“一带一路”计划的怀疑，对南中国海、台湾和朝鲜半岛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货币操纵和关税，似乎导致贸易战，这些都是当今美中关系中的争议问题。美国将中国纳入自由国际空间，希望中国走向自由民主的战略证明了其效率低下。一位与会者指出，美国希望中国成为一个不同的国家。例如，中国政府在评估形势时保持清醒，继续为技术发展提供资金。关于贸易分歧和各国在全球经济中的立场，与会者指出，两国之间存在的许多问题可能是世界实际财富分配不均造成的。

联系断裂

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紧张关系成为两国关系断裂的动力。许多美国公司已经开始将供应链从中国转移到其他东亚国家，许多公司可能不会很快回到中国，即使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贸易问题可能会变得不那么尖锐，因为他们不想再次陷入冲突。最令人担忧的是，这种关系断裂的趋势可能会影响到许多行业。华为已经宣布，它已经找到了其他替代美国进口商品的供应商，这些供应商将提供廉价，无限制地获取必要的材料和技术，而不受与美国贸易冲突的影响。与此同时，东南小国似乎不太可能通过使用自己的工厂和装卸港口来完全取代美国的供应。包括国防在内的一些美国行业也依赖于中国的某些技术。

中俄关系

俄罗斯继续在国际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的能力，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与会者中有关于中俄关系的力量和发展的讨论，以及积极的前景是否完全取决于普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之间温暖的个人关系。

两国领导人的关系有助于达成一系列政治协议，巩固经济联系。在今年 6 月的联合声明中，他们重申了对 2001 年《睦邻合作条约》基本原则的承诺。还有其他与个人关系无关的因素有助于维持这些关系的稳定性。最重要的事实是，俄罗斯和中国正在争取建立一个多极世界秩序，作为美国支持的自由国际体系的替代。改革国际治理和金融机构的目的是获得非西方国家更大的代表性，这是两国的优先事项；在地缘政治现实没有根本变化的情况下，这使得中俄关系的任何重大变化都不大可能发生。例如，在 20 国集团首脑会议上，俄罗斯和中国提出的一个主题是在双边结算中使用本国货币。

另一个共同感兴趣的领域是欧亚大陆的繁荣。“一带一路”计划和上海合作组织是两个更广泛融入欧亚大陆地区的平台。预计俄罗斯将在明年的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金砖四国）峰会上继续推进最新举措（今年中国提出）。中俄合作很可能也将涵盖技术发展领域。

与此同时，一位与会者指出，中国一般都遵守美国的制裁措施。在与中资银行合作时，俄罗斯公司面临严重的金融合规问题。因此，中国作为“黑骑士”的能力和愿望对俄罗斯来说是有限的。

与欧盟的关系

欧盟的经济相对健康，一般而言，欧盟公民代表欧盟（不包括匈牙利和意大利等国的强大民族主义潮流）。欧盟的主要问题是在自我认同政策、移民情况和英国脱欧谈判方面缺乏远见和领导力。

美国退出伊朗交易和巴黎气候协议、关税协定和北约谈判的威胁是与欧盟的摩擦点。不过，一些与会者坚持认为，美国与欧盟之间的紧张关系更具有演说意义而非真实性。然而，令人担忧的是，欧盟公民的情绪变得更加反美，甚至可能略微支持俄罗斯。

人口学

最后，当前和预测的人口趋势对主要国家之间的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人口统计数据经常被忽视，但它们是全球经济的基本组成部分。人口趋势和人力资本积累趋势是国家或地区未来经济影响的一个很好的指标。正如最发达国家在过去几十年证明的那样，生育率下降的趋势是难以逆转的。因此，生育率下降可能更好地描述为“条件”——需要缓和或适应的情况——而不是需要解决的“问题”。发达国家的人口趋势和经济预期之间的差距可能会持续下去。

俄罗斯和中国也看到了生育率和劳动人口下降的趋势，这种趋势将持续到 2040 年。虽然美国传统上受益于相对大量的移民涌入（虽然这种趋势在特朗普政府期间已经逆转），但这并不是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特征。

根据联合国的预测，非洲是唯一一个将保持显著生育率增长的大陆。这一趋势所带来的重大风险是，教育是否有可能增加青年和劳动力，然后在非洲发展中国家和繁荣国家提供就业机会。

大量移民可能在东道国造成社会和经济压力。只要提高生产率和进一步引入创新，以及各国能够共同努力创造和广泛分配世界上的真正财富，人口变化造成的摩擦就可以得到缓解。

场次 II - 世界金融体系的现状

一般而言，与会者指出，过去 30 年来的主要言论涉及俄罗斯与中国融入全球经济。由美国领导的自由经济秩序促进了中国石油部门的发展。俄罗斯也得到了一些好处，但没有达到同样的程度。上世纪 90 年代，当俄罗斯加入国际金融体系时——一个特别重视透明度和资本自由流动的体系——让俄罗斯更加脆弱。

今天，情况发生了变化。美国官方政策不欢迎中国和俄罗斯参与金融和平。美国政府越来越多地使用严格的经济监管，忽视了其在维护基于规则的自由世界秩序原则中的作用。然而，同样正确的是，美国的强硬路线并不是在真空中形成的。俄罗斯和中国都表现出经常引发这种反应的行为。不幸的是，许多与会者同意，广泛使用紧缩措施造成的损害可能是长期的，即使美国领导层的更迭也不会效果。

与会者就主要金融体系的现状，包括中国和美国的金融体系状况，提出了一些看法。

中国金融体系

中国政府最近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是建立一个新的资本市场，允许企业在市场上进行首次公开募股。Star Market 与美国纳斯达克类似，它专为具有研发潜力和进一步发展前景的创新和技术公司而设计。在确定公司股票市场价格的政策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尽管中国之前设定了固定的股票价格，但如果一家公司想在技术平台上出售股票，其股票价格将由市场决定。这一新的市场体系表明，有一项新政策旨在为各个阶段的技术企业（从初创企业到成熟企业）吸引社会资金。这种变化的部分原因是担心，如果与美国的贸易战争升级，全球价值链可能会中断，全球金融体系将面临系统性风险。因此，中国正试图减少对来自美国的关键技术的依赖。这些努力已经带来了第一个积极的影响：从 2019 年 3 月底开始，140 份首次公开募股申请被接受。

中国也开始改变其企业债务管理政策。从贷款的角度来看，由于信用记录不佳和无法获得可再生贷款，债务水平较高的私营公司无法偿还贷款的国家形势发生了变化。结果，私营公司破

产了。公司违约通常被认为是监管机构的失败；然而，政府并不急于采取任何激烈措施，而是采取更一致的方法。中国放缓了企业杠杆率的缩减，创造了更多通过资本市场吸引直接融资的机会。

美国金融体系

美国金融体系的监管部门现在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到 2007 年，主要金融机构的资本增加了两倍以上，并且它们有一个超过所需金额的重要“枕头”。另一方面，10 年来，美国目前的利率为零，引发了几次金融泡沫，其后果影响深远。如今，Lyft 和 Uber 等公司的首次公开募股已经导致公司的高估值，而不要求需要稳定的收入。重要的是，如果泡沫破裂，未来严重的金融资产通缩可能会带来风险。

在获得金融服务方面，超过 20% 的美国家庭没有或没有充分接触到这些服务。金融机构周围昂贵的监管结构使得为这些阶层提供服务变得困难，需要更多的努力来解决这个问题。金融和技术公司为这些努力做出了贡献，但许多公司（如 Lending Club、SoFi）仍面临着金融危机和严重压力的考验。此外，他们的资本非常少，这使他们非常脆弱。此外，与传统金融部门相比，随着时间的推移获得了信心（例如通过存款保险），不断增长的金融和技术部门尚未达到公众的信心水平。

与会者不仅分享了他们对中美金融体系的看法，还指出了全球金融体系的主导趋势，包括需要立即采取行动应对网络安全，美元持续占主导地位的问题以及地区方案区域计划的重要性日益增加。

网络安全

网络安全是全球金融机构和国家都关注的主要问题，国际社会迫切需要就网络安全和网络风险的联合应对共同努力并提出建议。该领域最近取得了进展。例如，在 2018 年，开发了计算机验证的主要参数，包括一套标准化的合规标准和网络评估工具。这使得监管机构和公司能够专注于关键问题，以确保符合设定的标准。此外，开发有效的网络风险管理机制非常重要。其中一个有用的想法是开发和发挥应对威胁的培训方案，这将使参与者能够实施共同的方法来解决由于此类培训测试而发现的问题。还需要一个国际系统分类，它比高科技计算机术语更广泛，以便公共和私人决策者能够理解它们。这需要发展一种中性语言，使不同层次的讨论更容易进行：公私合营，中美合作等。

美元的主导地位

在讨论全球金融体系时，一些与会者问为什么它继续依赖美元，因为这种状况允许美国主宰这个体系。一些参与者认为，当前的体系是战略、政策和货币体系的人工制品，反映了战后初期，现代全球金融体系才刚刚开始创建。鉴于最近的信息技术突破，一些人问自己，为什么不可能建立一个没有货币发挥主导作用的新体系。有趣的是，一些国家已经在寻找美元的替代品。例如，在 2015 年，为了应对美国的制裁，并且由于担心与国际支付系统脱节，俄罗斯创建了 МИР 支付系统。出于同样的原因，中国和许多其他国家开始开发类似的替代方案。

区域方案

最后，与会者指出，区域方案是经济自由化的核心。在全球范围内，区域金融计划的规模——可以理解为区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活动——超过了IMF本身的资源。区域开发银行（例如亚洲开发银行）的资源数量也是世界银行资源的数倍。尽管这些区域方案的规模很大，但区域发展机构之间几乎没有任何监管或协调，它们也没有充分融入全球机构。区域系统之间的“联合区域主义”或系统（而非情境）水平协调可以改善管理。建立以二十个大国为基础的《二十国集团》（或P20）也可以加强区域金融计划之间和区域开发银行之间的协调。例如，这种协调的结果可能是开发银行资源的集中，以便为大型项目提供资金。

会议 III - 金融和经济问题对俄罗斯、中国、美国和欧洲外交政策的影响

与会者普遍指出，美国目前的外交政策是混乱且不一致的。美国在海外的许多行动似乎都是由特朗普总统核心圈子里的特定人物发起的。此外，特朗普总统在国际上的许多决定似乎都是由国内选民的利益决定的。因此，美国的外交政策似乎不再受美国基本原则的支配，就像二战后那样，美国的“合理自私”原则。与会者普遍认为，美国目前的行动正在削弱美国的长期实力。例如，美国退出军备控制条约被认为是一个不明智和危险的决定。相比之下，俄罗斯和中国的外交政策更加连贯。尽管内部因素对两国都有影响，但俄罗斯和中国似乎都受到外交政策长期战略利益的指导。

在会议期间，与会者指出了三个主要趋势：民粹主义的持续增长，制裁的使用以及用加密货币取代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可能性（由于美国强硬的外交政策）。

民粹主义

与会者表示，在美国政治光谱的两端都存在重大的逻辑错误。过去三十年全面的自由霸权和自由市场的一个后果是民粹主义激进主义的兴起，因为许多美国人觉得自己被抛弃了。单边主义的支持者现在鼓吹“美国优先”，其结果的行动长期削弱了美国的立场。美国政府必须考虑到这种某部分是由社交媒体平台推动的动态。Facebook, WeChat, WhatsApp 和 Instagram 等平台是当今人口最多的群体之一，应考虑美国政府和其他机构在制定未来战略以传播其思想。

制裁

另一个重要题目是越来越多地使用制裁。一些与会者指出，历史证明，使用制裁迫使政府改变其政策是无效的。例如，在伊朗，美国的制裁旨在使伊朗无法获得美国不赞成的任何行动所需的资金或技术。这种策略被认为是短视的。另一个原因是，美国正试图利用制裁来加剧伊朗人的不满，最终将迫使他们推翻政府。然而，民意调查显示，制裁的效果恰恰相反。

此外，与会者指出，如果制裁的目的是确保遵守规则，任何替代方案都应主要旨在改进规则——这使各国能够在制定规则时能够表达自己的观点，而不是遵守第三方制定的规则。这种做法将使国际体系主要通过协调控制和外交手段能够解决违反规则的问题（除了严重违反规则的情况）。

加密货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

最后，与会者对加密货币是否会取代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存在分歧。许多与会者一致认为，美元至少在中期内将维持其储备头寸，这表明应该有某些东西支撑货币。美元受到美国经济的支撑，美国经济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在美国，通过集中科技股和社交网络创造财富。在这个意义上唯一可以取代美国的中国。较少参与者对加密货币在未来 20 年内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崛起持乐观态度，以比特币分散的吸引力为例。

但是，大多数与会者普遍认为，美元的作用很可能会下降。尽管美元在国际货币交易中的份额实际上在增加，但美国强硬的外交政策使美元作为一种方便、流通且易于获取的货币的声誉恶化。一位与会者表示，创建一篮子货币可能是美元主导地位的温和替代品。但这需要对货币政策进行重大协调，这在当前的政治和经济条件下将是困难的。

会议 IV - 俄罗斯、中国、美国和欧洲与新兴市场的金融和经济互动

在过去四年中，“降低风险”已成为对新兴经济体产生重大影响的主要趋势。“降低风险”可以定义为大型国际银行不愿意在这些国家拥有代理账户。尽管美国金融机构并未完全退出新兴经济体，但它们已经开始撤离。银行担心他们会被发现违反制裁和打击洗钱和恐怖主义融资的各种要求。因此，在新兴市场国家，银行与美元结算之间的代理关系存在很大困难。

银行前景

显然，对监管行动的恐惧正在阻止美国和欧洲的银行与新兴经济体进行更多的互动。从许多欧洲银行的角度来看，国际金融机构过度监管。似乎决策不仅基于合理的经济考虑，而且考虑到对监管机构行为的担忧。此外，在欧洲有种感觉是美国当局在处以罚款和起诉方面存在偏见。对大型银行来说，网络风险是另一个令人担忧的领域。银行每天都面临网络攻击，近年来，应对此类攻击的技术资源大幅增加。

外国投资在中国的前景

与美国不同，中国提倡在新兴市场拥有广泛的经济存在。显然，中国有两个目标 - 1) 成为发展中国家金融和教育网络的一部分，从而获得“经济大国”的地位和 2) 在关键国家的原材料领域实现战略地位。为了实现这些目标，中国资助并实施了重大的基础设施项目，特别是在东南亚，中国希望长期纳入其影响范围。

到目前为止，中国取得了复杂的成果。铁路、港口和机场的交易导致了巨额债务，很快就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负担。如果任何国家拒绝偿还债务，中国通常会根据原始协议的规定获得对作为抵押品的项目和战略设施的控制权。例如，在肯尼亚内罗毕和蒙巴萨之间建造新铁路的贷款协议似乎包括蒙巴萨港作为抵押品。如果肯尼亚违反其债务义务，蒙巴萨港将受中国的控制和管理。此外，中国似乎并不担心其投资的国家的腐败，从而为希望发展基础设施的腐败政府提供了公认的供应商。一般而言，中国的投资不会在国外产生太大影响，也不会提高其声誉，或者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达到这种发展的程度。

美国的回应

总的来说，许多与会者一致认为，美国目前对中国对新兴经济体投资的反应能力有限。特朗普政府增加了发展项目的资金分配，但没有达到有效竞争所需的程度。此外，美国财政部在试图将美国投资重点从基础设施项目转向宏观经济政策和民间社会发展方面施加了巨大压力。大型基础设施项目被认为有利于腐败，美国商界不希望指控违反《反海外腐败法》。此外，美国投资机构更青睐公私融资。这是一个问题，因为如果私营部门的资金被用于大规模基础设施项目，就必须考虑到项目的持续时间和从投资中获得足够利润。最后，一些与会者一致认为，美国失去了大部分关于基础设施的知识，因为该领域的专家要么已经退休，要么已经搬到其他国家。

打击犯罪收入合法化和资助恐怖主义小组

虽然中国的外国投资模式主要侧重于“一带一路”计划和基础设施投资，但一些与会者指出，有效的经济发展必须包括市场制度的发展和信心。在这方面，打击犯罪收入合法化和资助恐怖主义小组（FATF）的活动对于实施外国投资合规标准可能很重要。FATF 小组定期检讨在包括俄罗斯、中国和美国在内的各国，是否遵守打击洗黑钱及资助恐怖主义的规定。这个机构有很高的信任度：如果国家不符合 FATF 的要求并被列入特别控制清单，外国投资往往会减少。此外，2019 年 7 月 1 日，中国取代美国担任 FATF 轮值主席。通过与俄罗斯，中国和美国等主要 FATF 成员的密切合作，这种保护变革为解决新兴经济体的腐败提供了真正的可能。如果这些多边努力得到证明，它们将有助于增加来自不同国家私人部门的投资流入符合 FATF 要求的国家。

会议 V - 新金融技术对俄罗斯、中国、美国 and 欧洲的重要性

2018 年，国际金融技术投资达到 1120 亿美元。其中，540 亿美元来自美国，340 亿来自欧盟国家，220 亿来自亚洲和太平洋。国际风险资本投资在金融科技领域达到了 370 亿美元，中国领先，美国和英国紧随其后。

从金融技术创新的角度来看，现有的传统金融机构由于财政能力而处于最佳状态：仅 JPMorgan 就在 2018 年投入了 70 亿美元的技术投资。这些机构还拥有巨大的市场份额和创造生态系统的能力，可以吸引和保护客户。最后，存在于美国和世界各地的监管框架，支持通过权威机构进行金融交易。监管障碍难以克服。同样，国际金融体系保护主导它的国家。因此，必须考虑到金融科技领域的创新与传统银行和国家之间的关系。

Facebook Libra

最近的一个主要发展是与社交网络 Facebook - Libra 宣布的新加密货币有关。考虑到活跃的 Facebook 用户数量每天为 15 亿人，这种加密货币可以非常快速地大规模实施。此外，已有 27 家合作伙伴签约参与 Facebook Libra 项目，包括 Visa 和 MasterCard；到 2019 年底，参与者预计将增加到 100。如果加密货币 Libra 能够迅速崛起，有效地扭转局面，这可能对国际金融体系产生重大影响。美国、欧洲和日本的货币监管和政策机构认识到 Libra 对货币市场和货币政策的潜在影响，并对此持谨慎态度。

中国的反应

中国在金融科技方面也取得了巨大成功。一位与会者指出，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可能的，因为中国作为一个整体，很容易分享个人数据，以换取服务、金融和其他。所有社会经济部门的中国人都使用 WeChat 和 Alipay 支付机制，这增加了金融服务的可行性。中国的银行使用 Alipay，因为这种机制提供了可靠的远程识别系统。对于增长机会，当 Alibaba 和 Ant Financial 等公司选择在国外经营时，他们可能会转向靠近中国的新兴市场。

监管机构的前景

技术对监管机构的影响。国际监管机构正在转变为以数据处理为基础的组织 - 通过追踪数字痕迹，它们可以先发制人，而不仅仅是对已经出现的问题做出反应。监管机构还可以通过使用孤立的软件环境（沙箱），向他们在此类计划中允许的技术公司学习而受益。此外，准监管沙箱，例如全球金融创新网络（Global Financial Innovation Network），允许各国在金融创新领域进行互动，这证实了金融科技及其监管的发展本质上是全球性的。

重要的是要注意将来，由于使用技术，监管机构编写规则的程序可能会发生变化。该领域的一个重要发展是机器识别指令。监管者与私营部门合作建立了一个系统，允许机器读取指令并选择适用于特定组织的信息。问题是，每天都有全球 2500 条指令中的 200 条被修改。另一个复杂因素是机器学习算法通常缺乏解释。这些不是线性模型，因此无法解释为什么模型会得出结论。要消除这个弱点，就必须制定规则。人工智能不能单独做出决策，必须通过从人类获得的信息来补充。

最后，金融监管机构将越来越关注未来的网络风险。随着金融服务提供系统变得更加数字化，它们也越来越依赖于技术的可持续运作。因此，考虑公司如何处理网络风险并尽一切努力确保他们使用适当的安全系统是非常重要的。

扩大金融服务的使用范围

与会者毫无疑问地表示，计算机技术可以扩大和扩大获得金融服务的机会。但是，计算机技术并不是这一过程中唯一的因素。扩大获得金融服务的机会需要额外的金融教育，以及金融机构、公众、金融科技公司和大宗消费品公司（与无法获得银行服务的客户合作）和其他参与者之间的伙伴关系。

结论

在开放的多边讨论中，与会者就俄罗斯、中国、美国和欧洲国家今天面临的全球金融问题和机遇交换了意见和想法，以及这些问题对这些权力之间关系的重大影响。在讨论中，很明显世界正在接近历史的转折点。近年来，技术、经济和政治的变化速度显著增加，世界面临的挑战变得更加复杂。考虑到这一点，国际体系需要重新回到谈判上来，扩大政策制定者和舆论领袖之间的沟通渠道。在过去的两年里，这些渠道明显缩小。对俄罗斯和中国来说，以自己的倡议开始与美国沟通同样重要，就像对美国恢复与俄罗斯和中国的对话一样重要。一些与会者指出美国开始将中国视为长期战略伙伴而非竞争对手的重要性。

国际合作

为了评估大国的政治和经济分裂的后果以及避免世界陷入多个集团（例如欧亚大陆集团、太平洋集团），仍有许多工作要做。需要扩大国际合作，更好地理解贫困人口和中产阶级的不满，需要国家间的水平沟通，需要对纵向沟通采取更谨慎的态度。特别是，美国领导人应该向公众（国内外）清楚地呈现他们对美国在世界秩序中的作用的长期战略构想。在没有这种领导的情况下，俄罗斯、中国和欧盟应该加强和促进国际领域的诚实合作。联系的断裂不是领导力的标志，也不是可行的长期战略。

不幸的是，现有的多边组织似乎无法提供这种领导力。应该以反映世界多极现实的方式改革布雷顿森林机构。俄罗斯、中国和其他国家都提到了代表的困难，在这方面的妥协是非常有用的。同样，最大的多边组织欧盟必须特别关注联盟系统近几十年来给予其公民的积极态度。如今，负面情绪似乎取代了乐观情绪。

那么，如何在关键问题上促进更多国际合作呢？可能需要采取双边办法：1）减少所造成的伤害；以及2）确定可以恢复合作的领域。关于第一个问题，相互依存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世界进行更大合作的想法并不完全准确。国家领导人需要更好地了解他们的国家如何分裂和分离，从研究院到供应链。他们还必须努力保持尽可能多的联系，并利用它们来促进合作。此外，各级不同国家的个人之间应保持关系，包括学生交流计划参与者、游客和商人的签证。

至于第二种方法，社会各方面的领导人必须利用现有的联系来识别“合作岛屿”，并将其转化为“群岛”，以防止未来的问题。太多的政治家和机构在基本问题上表现出过时的观点，顽固地坚持过时的解决方案，这些解决方案在现代世界中已不再适用。过于乐观的态度可能是危险的，这尤其适用于新技术。不可预见的后果应该重新命名为意想不到的后果，因为“不可预见的”意味着他们没有事先预见到。在解决新出现的问题时，这个世界必须积极主动。

中国与中美合作

与会者指出，在制定政策时，中国需要考虑全球视角及其如何促进国际经济合作，并在腐败问题和稳定的经济增长等问题上达到国际标准。中国的投资模式对中国很好，但对中国在国外的形象却不好。如果没有改革，中国可能会遭到个别国家或几个国家的强烈反对。像“一带一路”计划这样的倡议可以成为合作的源泉，而不是中国和美国之间的摩擦，例如，如果中国与美国分享更多有关它的信息。对于潜在的合作，美国可以提供技术援助和机构发展，而中国将提供基础设施发展。

在金融服务和技术创新领域，亚马逊和花旗银行等美国公司可以找到共同点，并与阿里巴巴和其他中国公司合作。技术保护主义过去一直是各国之间紧张关系的根源。为了防止联系中断，中国公司需要与美国公司合作，美国需要加强在国外发展基础设施的工作。这将减轻只有 Huawei 才能在世界各地农村工作的感觉，而美国私营部门并不盈利。不应该强迫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新兴经济体在与美国或中国的伙伴关系中做出选择。

俄罗斯与俄美合作

与会者指出，俄罗斯已经变得过于关注安全，这可能是一个根本和长期的疏忽。相反，国家应该更加关注高科技投资；其对美国制裁的回应应该是创造最有利和透明的投资环境。对于美俄关系，一些与会者指出，美国必须重新考虑其制裁制度。目前的强硬政策似乎没有实现其目标，而可能会损害美国海外公司。总的来说，美国和俄罗斯需要在军备控制、网络安全、北极地区的未来和中东政治等问题上进行更多互动和合作。这些岛屿可以变成群岛。

金融问题合作

共同关心的领域是俄罗斯、中国、美国和欧洲合作的潜在基础 - 这些都是国际金融部门的问题。改善获得金融服务（个人和国家）和打击资助恐怖主义的机会显然是互利的领域，制定可在所有国家得到尊重的数字认证基本原则也是如此。

一些与会者警告说，全球经济和国际金融体系应该为未来几年的另一个泡沫破灭作好准备。领导国家必须共同努力，提前执行强制性程序，保护最弱势群体免受下一次危机的影响，包括规划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如何采取行动保护国家免受这种威胁。领导国家应加强在金融领域技术问题上的互动，以便更好地应对由于引入天秤座货币等创新而产生的系统性问题。

虽然所有与会者都注意到美国与俄罗斯和中国关系的紧张性，但他们都一致认为，在这个艰难时期进行深思熟虑的建设性对话与合作极为重要。DKOFU 和研讨会的参与者都将寻求实施上述所有领域的建议，并提请负责官员和舆论领袖注意。

附录 I - 参与者名单

1. **阿纳托利·阿克萨科夫** - 国家杜马金融市场委员会主席兼俄罗斯地区银行协会主席。
2. **嘉娜·阿尔谢尼杨** - 纽约卡内基公司俄罗斯和欧亚大陆国际项目和项目总监的副总裁。
3. **迈克尔·克里德** - 迪拜金融监管局的政策和战略负责人。
4. **约翰·L·道格拉斯** - ASORDU (TIAA) 控制与保护副总裁兼首席专家，前美国联邦存款保护公司 (FDIC) 总顾问。
5. **南希·加拉赫尔** - 马里兰大学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6. **叶甫盖尼·加弗利连科夫** - 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 (Sberbank CIB) 公司和投资业务的前首席执行官兼首席经济学家。
7. **加里·哈丁** - 弗吉尼亚大学的兼职教授，弗吉尼亚大学的公共政策教授，玉山项目的研究员和台北市政治国立大学社会科学系的教授。
8. **玛利亚·伊万诺娃** - 俄罗斯花旗银行董事会主席兼董事长。
9. **查尔斯·E·吉尔博恩** - DKOFU 公司总经理兼秘书。
10. **安娜·吉列耶娃** - 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东方研究助理教授。
11. **李安** - 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
12. **李伟** - 北京长江商学院经济学教授。
13. **苏阿鲁·谢尔里·林** - 中国香港大学全球政治经济学硕士课程的开发人员之一。她目前是高盛亚洲银行董事会成员，此前曾是高盛的伙伴。
14. **雅罗斯拉夫·利索维利克** - 俄罗斯联邦莫斯科储蓄银行首席分析师。
15. **安吉拉·曼奇尼** - 新加坡控制风险的伙伴。
16. **吉尼斯·马斯洛夫** - 瑞士苏黎世瑞银集团的商业风险专家。
17. **亚历克斯·罗吉严科** - 俄罗斯美国商会的总裁兼总经理。
18. **克拉乌斯·谢格别尔斯** - 柏林自由大学全球政治中心经理。
19. **J. 安德鲁·斯皮德列尔** - DKOFU 和迪拜金融监管局董事会总裁兼总经理。曾任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第一副主席。

20. **梅尔辛纳·特尔曼** - 全球区块链商业委员会（GBBC）的首席执行官。
21. **伊万·季莫菲耶夫** - 俄罗斯外交事务委员会项目主任，“Valdai”讨论俱乐部主席和欧洲 - 大西洋安全计划主任
22. **米哈伊尔·特罗伊茨基** - 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管理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23. **约翰·L·沃克** - Simpson Thatcher 和 Barlett 的离职伙伴，曾在那里从事银行法。现在是金融系统政策和监管框架的专家。
24. **安迪·柯西** - 新加坡的自由经济学家，专门研究中国和亚洲的金融和经济学。
25. **杨茹** -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CSRC）的企业融资主管。